



近
品
三
集
十
三

雜
著

共
十
六

~16
2395
13



2395
16-13

近齋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雜著 經義

大學劄畧

論語劄畧

孟子劄畧

中庸劄畧

詩經劄畧

書經劄畧

易經劄畧

樂善齋

近齋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五

雜著 經義

大學劄畧

篇題○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人之門戶其取道至徑二程多令初學讀之其曰至徑云者非由徑欲速之謂也蓋言得正路而循序漸進則至要而易行也

新定邵氏說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如書所謂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類是也治國本於齊家如詩所謂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之類是也齊家之本於修



身如易之家人上九之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是也修身之本於正心如尚書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本於格物他書未之言而惟大學言之大學說工夫次第比羣經最細密矣

經一章○大學所謂明明德者此言明德昏而復明也復性者之事也帝典所謂克明峻德者此言峻德明而益明也性之者之事也大學之明明德言學者反之之事而至其釋明明德乃以帝堯性之之事言之者特引此以著明明德之效蓋以生知學知及其

成功一也

大學章句虛靈不昧與釋氏靈覺不同虛靈下加不昧二字則其形容明德也有力無不足矣虛靈不昧即是心其所以虛靈不昧只是氣之精爽若以虛靈不昧之異於釋氏靈覺而欲兼理氣看則其下具衆理便成以理具理其可乎

人之所得乎天是言得氣與理者則虛靈不昧似可兼理氣看而然心即器也而虛靈不昧只是言心之體段則虛靈專是氣然則所得乎天之得字中所得之理安在在乎具衆理之理字蓋人得虛靈之氣為

心而包貯所得之理在其中也此可見明德上心性賓主之分也今見其虛靈不昧具衆理因謂虛靈不昧兼理氣則是以虛靈不昧爲理氣合而後虛靈不昧也虛靈不昧自是氣之虛靈不昧而已非合理氣而然也惟其虛靈不昧故能具衆理非具衆理故虛靈也此處正好仔細分開未知如何

虛靈不昧旣不可兼理氣看者則何以謂形容明德無不足也虛靈不昧必能具衆理虛靈不昧非空殼底物非如釋氏所謂靈覺故也

汪纂四書以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爲陳北

溪之問而非朱子說論者執此爲明德非專言心之證然愚意不分朱子與陳氏惟觀其言之當理而已大學雖不言中字至善便是中也朱子曰明德新民非人力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夫當然之則卽所謂至善也無過不及然後方是止於至善之地至善者豈非中乎此可見庸學之相爲表裏也

世多以區別草木之性味辨識器用之巧拙爲格物是博物也非格物也大學格物之物卽事也物有本末章註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明德新民非事乎於

已則明德於人則新民已與人即天地間物故雖以物言之而明新實事也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同故朱子於格物以十事九事一事言之是以物爲事也其下曰如作舟行水作車行陸此特設譬而言蓋謂實理舟不可行陸車不可行水非謂徒察於器用之間而已事親當盡其孝事君當盡其忠居處當盡其恭執事當盡其敬見得此道理至於極處則此之謂格物豈可徒求之於草木器用之間而謂之格物哉然聖人之學無所不通於物無所不知故萍實之異而孔子辨焉肅慎氏之矢而孔子識焉則博物

固亦聖人之事也但衆人則不先明其切己之事惟以博物爲能其可乎哉大抵理外無物物必有理草木器用亦不可泛觀程子嘗曰草木皆有理須是察此則格物中一事也

或以格物之訓爲人物性不同之證曰物性果與人性同則安用格物爲哉此甚未然格物云者只言窮格事物上當然之理非謂窮格禽獸之具五常與否也

格物物格密庵金丈以爲心到物物到心蓋與愚伏請客客來之語相似恐終未是鹿門任丈云只作窮

理而理窮看此論甚當

知至不曰知致而曰知至與格物物格異例何也致推極也以人之工夫言則可曰推極而以知之功效言則不成說推極故變致言至耶然朱子釋知至曰所知無不盡也盡是極之義致字只以極字解而去推字意則曰知致似無不可而經文如此者何也

傳首章○小註饒氏說以顧諟爲靜存動察動靜皆顧則大學之書未嘗不兼言未發歟

傳二章○苟日新之苟字是誠也大學引此含得誠意之誠

傳三章○爲人臣止於敬不曰忠而曰敬者何也敬如孟子所謂莫如敬王之敬卽大人格君者之事也忠者竭誠事主之謂也雖未及於大人格君而苟有憂國愛君之誠殉義致命之節則皆可謂之忠以忠敬二者較之敬爲大故不曰止於忠而曰止於敬然旣盡敬君之道而止於其極則其所以事君者純然一出於忠矣言敬則忠在其中矣

止於敬之敬只是敬之一事而緝熙之敬是敬之全體故漢湖金先生嘗云說者以爲大學不言敬甚誤傳四章○小註朱子說使無訟本也聽訟末也是退

轉一步說當以章句爲正蓋使無訟之使字是明德者能之不明其德則無以使民無訟然則使無訟是明德本也無訟是新民末也

傳五章○傳中五知字皆知識之知小註已知之知卽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蓋欲以此爲知覺之知沙溪辨疑非之以已知爲知之用此則誠然而辨疑以莫不有知之知爲知覺之知而合人心之靈言之愚恐未然人心之靈卽言知覺而莫不有知之知卽言知識知識自知覺出來者也五知字宜無不同傳六章○此章始言好惡而如惡惡臭先言惡何也

蓋自欺不已必爲閒居爲不善之小人故急於防遏惡事先言惡惡如惡臭歟

正心亦入於誠意中耶意不誠而心能正者固未之有也亦不可道吾意未誠之前不可以正吾心於四有三不之間全不省察此大學條目之所以畧分先後也

傳七章○章句一有之一退溪以爲四者之一沙溪以爲少有之義然愚意一有之如云一向有之一向言其久也久爲留在胷中是繫累也或云一向已是繫累其下又言繫累之有字則豈不重疊乎余曰以

一向之意加於有之之上以見有之之為留在意不害為詳明也

近世宿儒多以有所之有為非繫累之有是有無之有其說自金圃陰始而朱子語類言繫累處甚多不可盡歸之未定之論未知其竟如何勘斷也

傳八章○此章小註雲峰胡氏曰或疑傲惰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眾人言章句曰眾人又曰常人是也是謂眾人有傲惰而君子無傲惰也此似未是章句曰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此人字與大文人字不同兼聖賢與眾人而言雖聖人

亦未嘗無傲惰但聖人不偏辟眾人則偏辟耳若其當傲惰而傲惰實所謂當然之則其可謂不當有乎朱子嘗論傲惰曰此如明鏡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亦喚做妍者見惡人如何却得不傲惰或問又以孔子於孺悲取瑟而歌孟子於尹士隱几而臥為據豈不信然章句以眾人釋之者蓋因其辟而言之非以傲惰而言也今胡氏却以傲惰為眾人之事而不知聖賢亦有傲惰也甚誤

後考辨疑沙溪說已

此如傳九章○此章首節章句國之猶言國人之家齊於

上治國卽在上者之事其家之齊謂之齊於上如保赤子章句曰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讀者以此推廣字認作推慈之一端以及於孝弟而實不然立教之本并指孝弟慈三者非獨言慈也蓋所引如保赤子特舉慈以明孝弟也故章句以爲孝弟慈三者皆不假強爲而其端之發見甚微皆當察識而推廣之推廣猶言擴充卽泉達火燃之意非謂推此而及彼也若以推廣作推此及彼之義則此章只言動化未說到推何獨於此說推推廣字只是朱子於此示人用工下手

處耳未知如何

傳十章○絜矩一說以爲絜而矩非絜以矩愚未之信絜而後矩則所以絜者果以何物而絜之乎所謂絜而後矩蓋以章句推以度物爲絜而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爲矩然章句因其所同是矩也實言絜之以矩則均齊方正非以均齊方正釋矩也絜而矩見於江德功書卽朱子已棄之說當以周舜弼書爲定論趙士純嘗論矩曲尺也器也不可以均齊方正釋之此說甚當

周尹氏非有國者而引詩而言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何哉或曰有國者懲戒於此勿用如尹氏之小人故云而曾傳之意不如此蓋民具爾瞻以其在上故瞻仰也大師位高在上而近君者故以在上之義引而戒有國者使之謹畏也

平天下章雖多要其歸不過只是絜矩二字理財用人皆言公好惡之意而公好惡卽絜矩之道也絜矩恕也而恕所以爲仁之方也故此章中屢言仁字曰惟仁人放流之曰仁者以財發身曰上好仁其意可見

論語劄畧

或問人之生也直章○辨游氏循理爲直之說以爲至大至剛以直之直亦氣之本然不待人以直養之而後名也以直之屬於上句與孟子集註不同可疑入問夷齊章○集註用程子說并引諫伐尋常爲疑或問中論此以爲非此章問答之本意然則集註用此說而何爲不去下句
葉公問孔子章○集註說旣取程子子路以其不知聖人也故不對之說或問又以尹氏子路不對以形容之難之之說爲得此兩說并存之意耶抑子路之不對出於兩意耶

公子糾之爲兄出於荀卿朱子以爲未可證其必然欲從公穀春秋然則當以程子所論爲正

古註爲政○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章註綱常馬融說曰父矩也以度教子也子者孳也孳之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古人解釋字義其巧類多如此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古註曰犬以守禦馬以待勞皆養人者其意以爲畜獸無知能養人而不能敬人人養其親而不能敬人何以別於犬馬之不能敬人者愚謂此說不如人養犬馬之說之爲順也若曰養親

之地以畜獸爲喻不可云則是曲嫌也將欲明義理以曉人則此等之嫌君子未嘗避也

八佾○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曾字從前以嘗字意看矣古註曰曾則也此果是否然則問孝章曾是以爲孝之曾亦當以則字看而愚意則曾字以嘗字意看終似勝之未知如何

公冶長○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古註以爲於仕進之道未能究習如是說則與不敢自信其學已優之意較淺近無味豈足謂能見大意耶子曰不如也吾與女不如也古註曰旣然子貢不如

又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此言恐子貢慚愧使之無慚然聖人之言豈如是苟焉哉可謂曲爲之說也

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或問以爲范呂皆以怨爲人怨以本文考之恐亦未安集註與此不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不如丘之好學註衛瓘讀焉爲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者言亦必如我之好學也此非但語意牽強實不知異質易得而至道難聞也雍也○伯牛有疾亡之古註曰亡喪也蓋言斯人而

喪命也此說似當與無之之訓並存之○更詳之無之之無與有斯疾之有相應此當爲正訓

述而○聞韶三月章疏曰春秋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此言齊國有韶之由甚是明證

泰伯○三讓朱子以禮辭固辭終辭爲三程子以採藥不返逃荆蠻斷髮爲三程子說本出於古註然古註則不曰逃荆蠻而以大王卒後不來奔爲二讓此其少異也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古註曰三年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其必無也凡言不易得謂其好事之難

得也不至於善是不好事則何可以難得爲言乎此
註甚誤

先進○顏路請車章註孔子世家顏淵少孔子三十
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
五十先孔子死則鯉死時孔子蓋年七十據其年則
顏淵先伯魚死而此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又似伯
魚先死者王肅家語註以爲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
可詳也此說是矣若以爲假設之辭則子未死而以
死設辭人情之所不忍也聖人豈爲之哉

閔子侍側章子樂之樂恐是曰字鄭以爲樂各盡其
性然其下有若由也不得其死之訓則子路之行行
似非夫子之所樂矣並與閔子之閭閭子貢之侃侃
而以樂言之者豈不可疑

回也其庶乎屢空註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空爲
虛心而此與賜也貨殖之事不相干當以空乏看
異乎三子者之撰集註訓作具而具字之義未暢古
註作爲政之具解得甚詳詠詠歌先王之道歸歸于
夫子之門如此看方爲分明

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怙不可以作巫醫
鄭註曰巫醫不能治無怙之人此言無怙爲難醫之

疾而意甚淺文亦不順

陽貨○宰我問短喪章註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已而明道也雖為宰予分疏語曲而意苟且

堯曰○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以困窮為窮極四海以永終為天祿永享作執中之效此決不然困字不好不可如此看

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

子之猶云兒畜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所謂闕黨童

子豈即此人歟按歟者疑辭未知其必然也童子之名不傳多矣互鄉之童子固不足稱如曾氏之門執燭之童子不知其名豈古人記事疎畧而然耶此條附

孟子劄畧

古註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古註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此說於亦有之亦字似襯貼且為名之云蓋從曰利之曰字上看得出曰是稱謂之義故也然朱子不取此註者何也以仁義為名云則有仁義無實而假之之弊故耶

古註曰折枝按摩折手節也是以枝字作肢節之肢
變木爲肉似無所據難從

公孫丑○師命古註孫奭疏作賓師之命然師旅之
命固非請去之時賓師之命豈不可請去耶

萬章○衛孝公集註以爲出公輒而孔子必不仕於
衛輒古註作衛靈公以孔子世家靈公致粟六萬爲
公養之證然上旣言於衛靈公爲際可之仕則必不
疊言衛靈公古註說亦未可從大抵衛孝公史無考
據甚可疑

告子○小弁小人之詩章不可磯註微激之而遽怒

讀者皆以激親心而親怒看而此似不然若謂激親
心是不孝也云則是言不可激而激之不孝也不可
磯之下當有而磯二字意方暢故愚以爲磯非激親
心卽父母激其子而子遽怒故不可激使父母不可
微激其子則是其子之不孝也如是看語平而文順
矣且考古註曰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
不孝是以激而怒爲子心之激而怒此註說分曉蓋
微激之微字與過小之小字同意過小而怨卽微激
而怒然則所謂微激豈非父母之激其子所謂遽怒
豈非其子之怒父母乎若以微激謂人子之激其親

則微字與過小之小不應矣

中庸劄畧

中庸天命之性小註朱子說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人物之性既同則何以循人之性而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而爲牛馬之道乎是因形氣而不同也然其爲本然則一也真所謂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然則此處所謂人之性牛馬之性即天命之性之性而與孟子所謂犬牛人之性之性不同耶犬牛人之性朱子以爲氣質之性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以上文釋天命率性并舉人

物之例推之則此亦當通人物看蓋氣稟或異云者非獨言人之氣稟清濁不同亦言物之氣稟美惡不齊然則其下過不及之差於物亦可言之而物亦有中庸之道耶愚意氣稟或異雖并言人物而終是人爲主其下所謂過不及只指人而如禽獸草木自是偏塞不通者則初何足以過不及與中庸論耶或言氣稟或異即謂人與物氣稟不同而此說恐未然人與物氣稟大不同當不下或字且若言人與物之氣稟不同則其下當曰偏全不當言過不及或異云者實就其類中而言如言人有聖愚物有美惡統同人

物說未知如何

修道之謂教章句以禮樂刑政釋之禮樂字實重且大禮樂是中和下文戒懼慎獨致中和之事已在其

中

道也者章句曰性之德而具於心朱子於此露出心字者蓋戒懼慎獨是心而未發已發卽心也性情處故先已提起此意

須臾胡雲峰以爲不睹不聞之頃而蔡虛齋云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時亦須戒懼兩說果孰爲是

常存敬畏之常字與第三節章句既常戒懼之常字似不同常存敬畏云者蓋言所睹聞與所不睹聞無不敬畏此常字卽動靜皆然之意也既常戒懼云者蓋言君子既於不睹聞之時常常戒懼而又於隱微之地尤可謹焉此常字卽靜時恒慎之意專屬上不睹聞一節未知如何然戒慎恐懼通貫動靜故朱子必連用常字則上下常字宜無不同無乃既常戒懼之常字亦動靜皆然之意其語脉若以爲君子既於不睹聞與所睹聞無不戒懼而就其中隱微處益致其謹既字是泛說動靜於此之此字是拈出動處而

言如是看爲好耶

獨非獨處之獨與人對坐而心中發念有正不正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故曰獨章句隱暗處也者非暗室之謂暗字只以人所不知而言

戒慎恐懼通貫動靜則慎獨之慎卽戒慎之慎合戒慎恐懼四字而爲一字者也不睹不聞之時戒慎恐懼幽暗隱微之地亦戒慎恐懼戒慎恐懼一也而隨其地頭用工意味微似不同何者不睹不聞時戒懼只是平平存在畧畧收拾幽暗細微處戒懼乃是遏絕人欲猛加省察然則不睹聞與隱微處戒懼有不

着力與着力之分朱子常論未發時涵養曰肅然如有所畏而已至於將發時則惕然有所畏非特如之而已此豈非兩處戒懼隨地頭而不同者耶觀第三節章句尤加謹焉之訓可知矣

不睹不聞非目無見耳無聞如闔睡人雖有見而無意於視雖有聞而無意於聽此便是不睹聞如靜坐時明窓入眼鳥聲入耳未嘗着意視聽則不害爲不睹聞也

戒慎恐懼通貫動靜沙溪先生有定論辨疑言之而厚齋以爲泛論戒懼則可在此章與謹獨對言處則

不可輒引朱子諸說爲證然朱子說以戒懼對謹獨蓋以正文不睹聞言戒懼隱微言慎獨而不曰戒懼故也對舉處語勢自然如此然而慎獨之慎實亦戒慎之慎則戒懼豈不可通動靜看乎所謂泛論戒懼則可在此章則不可云者殊未可曉戒慎恐懼之語首見於中庸而他經無之則將以何書中所言戒懼爲泛論而此章中戒懼爲非泛論耶其答申直庵書曰章句有常存之一常字故言者或兼動靜然所謂常存敬畏者是言不睹不聞時常存敬畏也恐不可以一常字把作兼動靜看也此尤未然常存敬畏云

者若是不睹聞時常敬之意則當曰雖不見聞常存敬畏不當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以此論之常字分明是通動靜也

暗處以心內言細事以念頭言而隱微卽指獨處也喜怒哀樂未發是寂然不動而心之所以統性也發皆中節是感而遂通而心之所以統情也此一節實兼心性情三者言之

衆人之有未發朱子說前後不同難可的決栗谷以爲霎時之中不足以救終日之紛擾衆人蓋有未發之中而特未能守而不失也耶尤庵以爲衆人未嘗

有未發譬之水被風盪之餘又以未發之訓在戒懼慎獨之後謂是未發之中分明以君子用工者而言未知下文致中和之前亦以用工看耶

發而中節之和章句釋和字爲無所乖戾而第五節致中和之和釋以無少差繆何也乖戾以情言差繆以事言上旣言應物之地則差繆字於事邊甚當故歟

孔子所言中庸本以德行言而子思從大本說未發之中於是乎中庸之中當兼未發已發看故游氏所以有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之說而朱子取之者

也君子中庸章句釋中字合用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語則分明可見然朱子又有以中對庸而言則庸是體中是用之語至此中庸之中依舊是德行之中而不得兼未發之中矣此中字若兼未發則未發已是體矣豈可又以庸爲體乎朱子前後說不同如此可疑

中庸其至矣乎章句不及則未至之至與中庸之德爲至之至似有不同黃氏洵饒分輕重言之良是兩端非善惡兩端而善之中有一是一非如小大厚薄小者爲是則大者爲非厚者爲是則薄者爲非故

朱子謂極厚之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然則兩端亦可以是非言蓋是非與善惡不同如言可否也然小註葉氏說以爲兩端已是不非并是非字不容說似因看是非字太重也金厚齋以爲上章言舜而曰用中言顏子而曰擇中觀此用字擇字則聖賢之分可見此恐未必然執兩端註已以擇字言之予知擇乎中庸註曰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卽上章好問用中之事擇與用未嘗分優劣言之胡雲峰又云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顏子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已是於

舜與顏子皆以擇中言矣然則用與擇未見其爲聖賢之分但執兩端用中無大段着力意拳拳服膺不失有着力意以此爲舜與顏子之分則其或可耶上下察謝上蔡以爲非指鳶魚而言然則言其之其字當屬道不屬鳶魚耶

章句曰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或問曰道之體用上下昭著夫道之用費則可以昭著言而道之體隱則體不可以昭著言章句固是而或問於體用皆言昭著何也體亦昭著則豈所謂隱乎抑道體固隱而於乘氣發見處見之則甚顯以是亦謂之

昭著耶

以人治人改而止章句曰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小註雲峰胡氏說以為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此說可疑張子本意蓋以為道非高遠即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以其能知能行者而責之不責之以高遠難行之事非謂不遽責以聖人之道也夫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聖人之道亦不過於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而盡之而已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也然則衆人字實兼聖凡而言而今胡

氏既曰衆人同此性同此當然之則而其下又謂以衆人望人不敢遽責以聖人則是衆人所率之道之外又別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真遠於人矣其可乎

詩經劄畧

豳風七月章○有鳴倉庚本是夏小正文而周公用之也

衛風干旄章○尤庵答驪陽問干旄之義曰旄漢書註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不勝墮地髻解牛畏人入水此是旄牛以此牛之尾注於旗干謂之干旄今按山海經曰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四節生毛

名曰旄牛與漢書註不同

山海經文見周禮春官旄舞條

小雅雨無正○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註曰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蓋謂言之忠者當世以為不能言而斥棄之以言取困故不但其言之出諸口而已亦以害其身也如是看則註說可通而終似未瑩不如用古註未知如何古註毛傳以匪舌是出為不得出是說是謂言必見困故不敢出口也孔傳以為言非可出於舌是謂言必見困不可出於舌也兩說相近而有不敢出不可出之異語皆通而然以匪字義究之謂非可出也孔說似優恐當從之

大雅倪天之妹○註倪磬也本出毛公傳孔穎達疏以磬為譬之義而若其為譬之義則不言也鹿門任公以為磬之倨句兩脚相似故謂磬為譬此說似然

書經劄畧

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但不說原兆為何代之兆可疑

秦誓不啻如自其口出古註正義曰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此解良是

雨霽蒙驛克註驛絡驛不屬絡驛人皆看作連屬之義故與下不屬字相反語不通故愚亦嘗倒看以為絡驛其不連屬者即續其斷之謂也及考古註却不然孔疏曰雩兆氣蒙闇也曰圍兆氣落驛不連屬正義鄭玄曰詩曰零雨其濛濛是闇之義以雩為兆雩是陰闇也圍即驛也落驛稀疏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者則雩為氣連蒙闇以此觀之驛是不連屬之意愚之前解絡驛其不連屬者誤矣疏家又以圍為色澤而光明稀疏故光明矣無論稀疏與光明皆是不連屬之意絡驛不

屬即聯珠語也

爾雅釋山屬者嶧註言駱驛相連屬以此註觀之洪範曰驛註絡驛不屬之文終是可疑疏又云山形相連屬駱驛然不絕者名嶧駱驛連屬不絕之辭雨暘燠寒風時若恒若之若孔傳以順字釋之而時若固可以順言而恒若是災異乖氣不可以謂之順愚意若是如之之謂休咎如其人事也未知論者以為如何

易經劄畧

乾三三乾元亨利貞○乾有四德故遇乾卦者大亨

而利於貞固義理與占辭其實一也

初九潛龍勿用○顏子之處陋巷是也包犧時龍馬負圖出河始畫八卦周公於易之爻取龍為象蓋亦以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本義曰常人不足以當之而值此爻之變則但是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以此推之年少學者遇此占則為就見賢師之兆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九三不言龍然君子即龍也此爻只言君子以見五爻之龍皆君子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者非必之辭故本義以為進退未定之時既是進退未定之時則何以隨時進退耶象傳曰進无咎也石徂徠以為夫子加一進字以斷其疑然則本義何以曰可以進而不必進也恐非夫子斷定之意且文言第二節曰或躍在淵自試也小註馮厚齋說以為如試可乃已之試既云試可則何以曰未遽有為也無所為而何以試之耶此爻以一或字為辭象傳文言及本義亦皆難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九五位惟天子當之然自諸侯之邦言之臣視其君如天九五即天位尊其

君為九五之位占辭亦當依此解之

上九亢龍有悔○蓋以其道猶龍且是知者過之故
或云老子為亢龍之退果是知退而不致悔者歟然
謂之亢然則老子竊窺無首之義而與聖人有公私
呂東萊所論老子之辨者得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朱子將用九總六陽而言之
以為乾在諸卦之首故曰无首來知德將用九屬之
上九以為上九在六畫之首故曰无首其說出於王
荆公然不如朱子說之圓全

彖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以德言則龍為聖人以位

言則聖人乘龍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即九三終
日乾乾之君子乾乾是不息也

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說卦曰乾為馬而坤
象曰利牝馬之貞乾為馬之象文王已知之矣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即文王後天圖方位而以喪朋
為吉已示抑陰之意

彖曰至哉坤元○坤亦有四德坤元即乾元非有二
元

象曰地勢坤○地勢不言順而言坤朱子以為當時

通雅集 卷二十一
偶然下字然愚竊以爲健與乾音同故以健代乾順與坤音異故不以順代坤蓋有意義而但恐如是爲說或犯穿鑿之戒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坤是十月卦而十月卽霜降之後冰合之初也故曰履霜堅冰至以象言之則足行地上故曰履霜水在地中故曰堅冰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卽恰好純吉底爻諸卦六二則不能然蓋此卦之德順而能健貞而能弘配乎乾道故其爻之以六居二中而正者无不利如此

六三含章可貞○六陰有含之象三陽有章之象何謂陽爲章之象陽者明也明則章矣諸儒皆以剛柔相雜之文解章字不說陽明之義何也

六四括囊无咎○括囊无咎非但晦藏其智慎言語亦在其中緘口結舌當如括囊口

六五黃裳元吉○天玄而地黃乾衣而坤裳故坤之六五言黃裳五爲土六爲地中而柔下之象故易之取義甚妙蓋自六二之含章爲在中之文至此而臣道大吉也

上六龍戰於野○乾之上九龍亢止於有悔而已坤

之上六龍戰至於其血玄黃陰陽俱戒其盛而陰盛之害甚於陽盛矣自霜而冰自冰而至於龍戰吁可怕哉

屯 ䷂ 屯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程傳亦不以四德解而張中溪以爲具四德而繼乾坤蓋以三才之道而推說然人道可以仁義禮智言不可直以元亨利貞言○屯居乾坤之次屬於人矣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利於建侯

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剛柔始交而難生以遇坎也然震亦爲難之象蓋震是恐懼故也○天造草昧屯字象草穿地故此言草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彖則言雷雨滿盈象則不曰雨而曰雲何也主大亨貞而言之則曰雷雨取陰陽和洽也主君子經綸而言之則曰雲雷取密雲不雨之象經綸卽濟屯之具故也

初九磐桓○來易取橫渠說以磐桓爲柱石當更詳之
九二十年乃字○十年取數窮泛言其久也來易以坤爲十之數則似鑿矣

六三卽鹿无虞○卽鹿之鹿舊註作麓然恐不可從

近齋集 卷二十五
若只言就山麓則未見逐獸之意來易以象傳以從禽之文爲作麓之證而夫子之訓蓋言卽鹿而无虞以貪禽也非以爻辭無獸名而必言禽也

六四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大臣之以人事君者當觀此象

九五屯其膏○屯其膏與雷雨滿盈不同在天時爲旱乾之象

上六泣血漣如○遇此占當此時則雖經綸之君子無如之何矣

蒙 ䷃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而

求教於二是師道在下之象如成王之冲幼而受誨於周公是也然畢竟是師道在上何也爲人君者能自得師以成其德而臨億兆之民治而教之故曰作之君作之師以此卦言之上九擊蒙是師道在上之象

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以養正未便至聖而作聖工夫乃在此也功字當着眼看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是自修之事歟是訓蒙之事歟或曰以自修看則君子豈有蒙暗者然雖君子未到萬理洞然地位則於義

理有窒碍處於事爲無奮發處是亦蒙蔽也故觀山泉之象以果行育德也然自修以果育訓蒙亦以果育不可一偏論也

初六用說桎梏○桎梏刑具也程傳以拘束解之爲昏蒙之桎梏恐非本旨

九二子克家○九二言包蒙納婦吉子克家三事而象傳只舉子克家一事者何也蓋蒙之爲卦專取二五之相應故特言之

六三見金夫○唐人詩曰大堤諸女兒憐錢不憐德卽六三之見金夫是也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是不有躬無攸利者也豈不深可羞哉

六四困蒙吝○爻辭言吝象傳言遠實皆不言救拔之道而本義曰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矣是終不棄之也所以補易經言外之意也

六五童蒙吉○童蒙之吉卽初筮告者也

上九不利爲寇利禦寇○來易以不利爲寇屬六三其義亦通

需 ䷄ 需有孚○需飲食之道也彖雖不言飲食而坎之中實如器之有實是飲食之象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氣蒸而潤

物飲食之象陰陽和而降雨宴樂之象

初九需于郊○郊是廣遠之地處廣遠之地則心亦安靜故能安守其常

九二需于沙○象曰衍在中也程傳本義皆以衍作寬綽解而來易以衍爲水宗之名別是一義然其說却似無味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敬慎不敗自初至三皆剛健不陷之象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程傳以穴爲物之所安本義以穴爲險陷之地從坎字正釋則本義說爲是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人主遇此占則當設鹿鳴之宴而待周行之示

上六不速之客三人來○需卦以酒食爲象而此爻在於九五需于酒食之上酒食所以速賓而稱不速之客則敬之云者以酒食爲禮而致敬歟

訟_{三三}訟有孚窒惕中吉○象曰剛來而得中也朱子以剛來爲自遯來來易以爲自需之上卦來一是主卦變一是主卦綜說各以其意看爲可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凡事莫不謀始豈特訟爲然且以無訟之道論之程傳所云慎

交結明契券猶屬粗底無訟之道在於新民而象只言謀始不言新民何歟

初六小有言終吉○小有言終吉與需之九二相同需訟相綜故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邑人三百戶朱子以爲全無那象不可知而來易所解亦似強覓其說曰坎錯離離居三三是三百之象三固可以離之居三言而烏有百之象耶愚謂離是日也日之數一年三百六十四除六十四爲三百取其大數也坎變則坤坤闔有戶之象誠如來說以此推之坎變則坤是地之有邑

之象

六三食舊德○坎有飲食之象故此言食歟

九四復卽命○訟必由於剛故柔而後可止愚嘗見近日外方之俗武斷鄉曲則必非理好訟使此輩觀此象則可以知戒哉

九五訟元吉○九五卽象傳所謂利見之大人訟元吉如文王之使虞芮讓田是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乾爲衣故有鞶帶之象

師三三師貞丈人吉○貞正也左傳曰師直爲壯直是正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卦德內險而外順

險故毒天下順故民從之來易以毒爲陳久之意謂時久師老之意似未妥當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容民畜衆卽寓兵於農之象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六是才柔而初是不習於兵故出師易以失律也

九二師中吉王三錫命○象曰承天寵可見君將之應懷萬邦可知仁義之師

六三師或輿尸○輿尸程傳本義說皆通而程傳不如本義之語順而明以六五弟子輿尸觀之弟子旣

是輿又何疊言輿歟

六四左次无咎○師進而後有功故退故无咎而已六五田有禽○程傳以執言爲奉辭而其義無當於獲禽本義以執爲搏執言作語辭恐此爲是弟子對長子言則是次子之稱坎爲中男有次子之象

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非奸邪之小人是卑賤之小人以小註所云屠狗販繒之類觀之可知比䷇比原筮元永貞○原筮本義曰再筮以自審也卜不習吉安用再筮筮非實用筮原筮猶言再思故不以瀆爲嫌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武王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卽此象

初六有孚盈缶○盈是坎水之象缶是坤土之象

六二比之自內○內外卦之說始於此

六三比之匪人○爻辭不言悔咎而小象以傷字發

之故本義曰大凶

六四外比之○外卽上也故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失前禽○前禽徐進齋以爲指上六此一陰獨背于五故曰失前禽來易以爲指初下卦在前

初在應爻之外故曰失前禽未知孰是

上六比之无首凶○此是彖辭所謂後夫凶者也

小畜☱☵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程傳說似長蓋我是西西陰方也本義以爲文王自我似可疑如明夷之內文明外柔順文王之夫子彖傳所以贊文王也隨之王用享于西山升之王用享于岐山旣濟東隣之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祀實受其福皆周公所作爻辭而易中未有文王自言吾當此卦之象者則何獨於小畜露出意思如此耶繫辭中九卦各處憂患之道皆夫子追思而知文

王之心事也

大象傳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本義以爲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以此觀之此言文德與舜之誕敷文德之文德不同歟

初九復自道○此復字與剝復之復不同剝復之復陽剝盡而復生於下此復字陽主進故復升於上也九二牽復吉○象傳曰亦不自失也觀亦字則初九之不自失可見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來易曰乾錯坤輿之象變兌爲毀折脫輻之象也中爻離爲目巽多白眼反目

之象也說得巧密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血去傷害遠也惕出憂懼免也以陰畜陽而无咎者以其柔順得正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富者對六四虛之象而言鄰是六也

上九旣雨旣處月旣望○巽風也而或爲密雲或爲雨又或爲月易之取象不一如此

履三三履虎尾不啞人亨○文王言履虎尾孔子言履帝位一主六三一主九五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黃帝之

爲文章以表貴賤卽此象

初九素履往无咎○陽白陰黑初與陰相遠故曰素禮主踐故曰履陽主進故曰往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初九言往而九二不言往者何也二居漸進之地而躁動尤易故示戒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眇跛之象來易詳矣但跛履則以此卦是履故言而視則帶說歟目到其地然後足踐其處故并言視與履歟爲虎所啞眇跛故也

武人爲于大君朱子以爲未必有此象而胡雙湖曰

武人是陰象六三爲陰成卦之主統五陽卽武夫爲大君之象此說似得之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旣曰終吉則始危可知

九五夬履貞厲○卦辭則履位不疚爻辭則夬履貞厲休咎不同易之不可爲典要如此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其旋來易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之義蓋主履之爲禮而言

繫辭天尊地卑○此五節以造化之實體而明易書之理則上一句卽造化下一句卽易書而朱子以爲下一句做未畫之易不妨與本義不同當以本義爲

正雲峰說以下句爲畫前之易而愚意則上一句可
曰畫前之易下一句爲既畫之易
潤之以風雨○風亦以潤言潤是主雨而以將雨而
風故帶說耶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本義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
善惡各以類分是事物爲方與物而既曰各以類分
則只言分而不言聚豈聚字之意自在類字之中耶
小註朱子說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類聚此
處只言聚而不言分又曰以下亦然豈以有聚則必
有分有分則必有聚不必兩言之耶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此聖人并言伏
義耶其曰繫辭焉者似指文王周公而其曰設卦者
似指伏羲然此節主意在於繫辭則當專言文王周
公無乃設卦非伏羲之畫卦而以文王之所演爲設
卦耶

變化者進退之義○本義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
化之極復爲剛柔流行於一卦之中按剛柔相推以
生變化節本義既以爲卦爻之陰陽而至此則若以
剛柔相推以生變化屬之造化之實體以復爲剛柔
者爲卦爻變化前後語意不同可疑

近齋集 卷二十五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吝皆謂之小疵，則善補過亦兼言悔吝者，而但悔固趨於吉者，吝是趨於凶者，吝何以補過而至於无咎耶？無乃吝而知悔則亦可改過而无悔耶？然則畢竟无咎專在於悔，故下節以爲震无咎者存乎悔於此，只言悔。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幽明曰：故鬼神曰情狀死生，當曰理而曰說，何也？上有地理之理，則理字爲疊，而然耶？說是論說，則幽明鬼神豈無論說而獨於死生用說字，何也？無他，合用字耶。

旁行而不流。○小註朱子說以旁行不流皆爲知而本義以旁行爲知不流爲仁，何也？此一句處在中間，故以旁行上應周萬物之知不流，上應濟天下之仁，則句法語勢齊整，而若以旁行不流下連樂天知命，故不憂以對安土敦乎仁，則句語太長，與下句不倫，故以此四字分屬知仁，以承上接下耶。

樂天知命，故不憂。○本義曰：旣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樂似是知後事而先言樂者，何也？天理與天命異耶？天理則本善自然之理，而天命則帶氣言，如窮通壽夭貴賤之命耶？然則樂與知非如知行之先後，君子

修身安處善而樂循理又知窮通之命然後無所動其心故不憂此所以知在樂後也程子以樂天不憂為仁者事論語曰仁者不憂孟子曰仁者樂天者程子說蓋本於此而易繫所云樂天不憂專屬知者事主於知命二字故也

近齋集卷之二十五

近齋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雜著 經義

易繫劄疑 別本

儀禮劄畧

朱子大全劄畧

近齋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近齋集卷之二十六

雜著 經義

易繫劄疑 別本

上傳第一章○易之理陰陽而已夫子言陰陽必從天地說起則其曰動靜有常亦言天地之動靜而非泛言陰陽之動靜歟如以此動靜字為泛言陰陽而非言天地者則與他句異例恐未然蓋此節每截皆言天地乾坤天地也卑高亦是天地之高卑也類聚羣分皆天地間物事末又曰成象成形則首尾以天地為言也何獨於動靜一句泛言陰陽而不言天地

乎或言天地之動靜卽陰陽之動靜陰陽之動靜卽天地之動靜不可二之然則天地陰陽果無分別歟陰陽天地果無先後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是法天地者事知與從似是我自知此理我自從此道非人知人從之謂來易亦如此說矣然而本義以易知爲人之知我心易從爲人之從我事何歟豈以易知之下有親之親字於他人之親就已最爲說得當故歟然今若曰自家於此理知得分明則浹洽親切不相疎隔云則其義亦豈不好歟且以有功言之我自從此道而行日積月累無

少間斷則自至於有功亦豈不辭意平順乎然則朱子之必以人知人從說其意果何所在

第二章○首章言剛柔相摩此章言剛柔相推剛柔一也而或言摩或言推何歟彼以畫卦之初而言此以成卦之後而言故有不同歟然則相推之推便是八卦相盪之盪歟推與盪抑亦有其義之不同者歟今於易中而觀之剛柔相推之妙於何見得分曉歟如乾之初九交于坤之初六爲震是自陽而推于陰也坤之初六交于乾之初九爲巽是自陰而推于陽也又如夬極而乾矣反下而又爲姤剝極而坤矣反

下而又爲復此類皆剛柔之相推也如是看則可以貫通歟

變化者進退之象朱子於陰每言變於陽每言化矣然則陰只可言變陽只可言化不可言變歟蔡節齋說曰剛變化而爲柔柔變化而爲剛是陽亦有變化陰亦有變化矣與朱子說不同何歟此不可拘於一義歟

第三章○悔者漸趨於吉吝者漸趨於凶悔則能改過吝則不肯改過二者之分若是不同而同謂之小疵何歟以下文震無咎者存乎悔觀之則所謂無咎者善補過專以悔言而楊龜山以無大咎皆屬之悔吝何歟悔者固能補過矣吝者終亦有至於悔而能改過之道歟

齊小大者存乎卦其義未甚分曉本義曰齊猶定也定與乾坤定矣之定同歟語類曰齊是分辨字分辨與定同一義歟若作分辨看則是分辨大卦小卦之謂歟或曰齊本合同之義物有不齊而後齊之如六十四卦有陽卦陰卦大小不齊而合同爲一部易故謂之齊此說何如耶

第四章○此章第二節卽言窮理之事知幽明之故

則以觀察言工夫知死生之說則以原反言工夫知鬼神之情狀則獨不言工夫何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鬼神之體段則知之工夫果在何處歟語鬼神不曰性情而曰情狀何歟情狀字與中庸鬼神之德之德字無少異同歟

神無方而易無體此神字本義以至神之妙釋之卽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固當如是看而來氏引孟子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以爲聖無方而易無體此說何如此章本以易與聖人并言之則其結之也似亦宜然然則來說不可斥棄歟

第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器亦道之云正指此歟朱子以爲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所以循環者道也然則名之謂道之義當於兩一字上看得歟然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只言陰陽而不言一字矣然則一字亦不足以見其爲道未知如何大抵循環者氣機而道卽所以循環者也一陰一陽而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則當着所以字看方爲分明本文無所以字則所以之義當於言外得之歟

仁本在內而謂之顯用本在外而謂之藏是互言也

近齋集 卷二十一
歟若交互言之者則仁之顯便是用用之藏便是仁
歟朱子以顯諸仁爲元亨藏諸用爲利貞恐似可疑
統元亨利貞而指其發見昭著於外者曰顯諸仁原
其主張造作於外者曰藏諸用不必以顯藏分屬四
德未知如何

第六章○遠邇是泛言易道之遠近則不禦與靜而
正卽總稱易之道也而來氏以遠而不禦屬之天近
而靜正屬之地此說何如下文兼言動靜而此節獨
言靜何歟不禦亦可以動看歟

至德卽人之德也易似人德人德似易故先儒以爲
一部易在吾心中矣以人身言之則何如爲廣大配
天地何如爲變通配四時何如爲陰陽之義配日月
歟

第七章○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何必待於易而
始崇廣其德業歟此聖人卽作易之聖人則聖人未
作易之前德猶有未崇業猶有未廣者歟文王之緝
熙必待羨里演易之後周公之制禮必待作爲爻辭
之後歟知崇禮卑以知行分言者也知非從知從日
之智則是屬心也知覺之知歟知識之知歟禮是仁
義禮智之一則居仁由義皆行也而此於說行處獨

言禮何歟效天法地云者非鑿鑿模擬之謂而自然如之者歟天地設位而易行于其中此言易之道行也以陰陽造化言而或云易是上文所云知禮者之道此說何如成性存存程子以存存爲生生不已之謂存而又存是生而又生之謂歟存是存在之義而作生字義看何歟朱子以伊川說爲是而本義只曰不已之意不用生生字是特省文歟抑有其意義歟第八章○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一言一行之出乎人之口與身而其效何以至於動天地歟動之爲言感也感則天地俱感歟有感天者有感

地者歟又有感神者感物者感神感物與天地當一串看來歟言之動天地如成湯責躬而大雨數千里宋景發語而熒惑徙一度之類是歟行之動天地如劉昆之德政而反風滅火庾公之至孝而瞿塘水退之類是歟若是者不可殫舉而亦有不言而感不行而感者殷高宗之恭默思道而得傳說是也恭默則不言也思道則未行也然而有帝賚良弼之應此又何理歟

負且乘致寇至夫子引之者是戒小人使之避爵位而不居歟然則易亦爲小人謀歟此非但戒小人欲

使在上者進賢退不肖勿令小人乘君子之器歟夫子之辭雖不及此而實包含於其中歟

第九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是夫子就河圖數明之者也朱子以此爲舊文而天數五以下爲夫子解之然來氏以爲伏羲龍馬負圖有自一至十之數人知河圖之數而不知天地之數人知天地之數而不知何者屬天何者屬地故夫子卽是圖而明之若然則下文非解舊文亦不過申明此數者而但伏羲以後歷黃帝堯舜至文王周公宜無不著此數之理則其爲舊文無疑歟

夫數始於一終於十天地之數只一與十而已百千萬億是十之積也自一至十是一之積也一之上更有何物歟十之後盡於何處歟夫子之易每多言義理而於此獨詳言數者何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相得有合卽五行生成之理歟易以道陰陽而此又兼言五行何歟後世言數學者皆朝宗于此而更無別法歟大抵數者氣之分限節度處包羅天下萬事其用無窮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有理必有氣有氣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實不外乎理窮理則可以知數歟抑亦各用工夫歟

四營本義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者釋之而來氏則不然其說曰營者求也以四求之如老陽數九以四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故曰四營而成易此說何如來氏以四象爲主則其說亦似有味然終不如本義說之平順渾厚歟

第十章○受命如嚮程朱皆以嚮字作應聲之響豈古者嚮與響通用歟來氏以爲嚮者向也卽嚮明而治之嚮也如嚮言如彼此相向之近受命親切此說不改本字自成意致從之無妨歟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神字卽上至神之

神而平庵項氏分作體用說何歟至神該寂感而言則兼體用矣何以單言體歟惟神以不疾不行爲體以而速而行爲用則何以單言用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而惟神爲然其妙莫可測矣程子曰神無速無至旣是無速無至則何以言而速而至歟而速而至只作無速之速無至之至看則意味尤深遠歟

第十一章○易有太極此易字是易書歟是造化歟太極所以形狀此理之至極無加也自夫子始發出此名目歟太極不離於陰陽無懸空獨立時節而今

曰是生兩儀而理氣果有先後歟陽前是陰陰前是陽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宜無兩儀未生時而謂之生者何歟夫生者自無而有之謂也陰陽果是自無而有者歟夫子此言蓋言卦畫生出之序故曰生兩儀卽言生陰陽奇耦之畫也是則然矣而濂溪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豈卦畫說耶此誠不能無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此則字與下文則字爲重疊何歟非但重疊之爲嫌亦有可疑者夫則之爲言法也河圖洛書卽天地之文其方位象數聖人法而陳之固可謂之則矣神物卽著也著不過枯

草之滿百莖者聖人特取而掛揲耳豈可曰效法之乎或曰神物之下則是用字之誤此說何如

第十二章○乾坤其易之緼是乾坤之緼于易六十四卦之中歟是易之緼于乾坤兩卦之中歟乾坤成列是乾爻坤爻之謂歟是乾卦坤卦之謂歟朱子於此有兩可之說而無一定之論何歟以本義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之文觀之則乾坤是指九六之數奇耦之畫而語類中說則以爲易之乾坤多以卦言乾坤只是說兩卦此與本義不同何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此本以卦爻言

而千古以來吾儒將此作理氣之說何歟如寂然感通本以易言而程朱移作人心體用上說則此固引經之活法歟來氏謂此是畫前之易與卦爻不相干其說與朱子不同不可從歟大抵易之道器字如詩之物則字有物必有則有器必有道矣此是不相離處然以形字置諸中間而截斷上下則道器分矣程子所謂道亦器器亦道必混合言之者何歟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解方爲分曉來氏云超乎形器之上囿乎形器之下超字囿字得非剩語歟

下傳第一章○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象是乾馬坤牛

之象之類歟雷風山澤之象之類歟非特指此而言乃是萬象森然之謂歟本義以象爲卦之形體而語類則以爲三才之象何其不同歟大抵八卦是三畫之八卦三畫列而三才之象在其中矣如是看似爲精妙然既有本義說惟當以此爲主歟因而重之來易以爲是六畫之八卦非六十四卦至下文剛柔相推方是言六十四卦此說何如

何以守位曰仁此仁字呂氏從古作人當以古本爲正歟古者仁與人多錯換如論語并有仁焉之類是也惟當以理致爲長者斷定而此句文義仁與人之

問何字爲勝歟仁字於其承上句曰生之德固緊貼而於其起下句聚人之文義似隔斷何以勘定歟或曰仁者人之所歸也曰仁則聚人之意在其中矣於喚起下文亦未有齟齬不必改仁爲人此說爲得歟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此仁字與下文禁民爲非曰義相對是并稱仁義也以此論之則其爲仁字無疑歟

第二章○此章首節是言伏羲作易之出則是開卷第一義也然伏羲之易是則河圖而成者而此節自仰觀俯察至近取遠取無有言河圖者何歟或言鳥

獸之文卽指馬圖而鳥字是帶說耳此說甚誤按禮緯曰伏羲合德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圖書之并出於伏羲之時固未可信而鳥獸之文與龍圖爲各項事則明矣然則此節內無可索得河圖處其意安在豈以前已言河出圖聖人則之故此不必復言也歟大抵盈天地間者皆易也上而日月星辰下而山川草木以至於羽毛鱗介之屬莫不有陰陽之象奇耦之數焉衆人不知而聖人默察而得之然則雖非河圖之出亦可以畫卦故夫子於此不言河圖也歟且伏羲之則河圖也是見其圖而摸

擬其方畫象數歟抑卦畫既成之後自與河圖數合歟其畫八卦果是并累三陽而爲乾并累三陰而爲坤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如諸家之說歟願聞親見伏羲者之論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諸家皆以作衣裳辨上下之分定民志而天下自治釋之然垂衣裳非始製衣裳之謂垂之爲言卽言端凝之威儀蓋聖帝明王恭已南面穆然高拱不言不動只是垂衣裳於身而治化自行於天下變化無爲如乾坤之大也故曰取諸乾坤非但上衣下裳取天地之象而已夫爲文

章以表貴賤與五服五章固是黃帝堯舜時事而易繫所云則非是始製衣裳若是始製衣裳則何不曰作而曰垂歟尙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垂是垂衣無爲之義以此證之豈不皎然或曰十三卦皆言制作而此豈獨不言制作此論泥矣此節與諸節義例本自不侔通其變以下至吉无不利有幾句說話卽諸段所無也此只是贊黃帝堯舜德化之盛而已其制作則下文又別言之矣何可拘於一例歟

第三章○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本義訓效爲放放是做之之謂歟來易以效爲獻曰效是效力之義

與川嶽效靈同義是發露之意言有一爻之動卽有一爻之變周公于此一爻之下繫之以辭而效之所謂六爻之義易以貢也以此說觀之則效如呈露之意呈是獻也且其所引易以貢之文貢之爲獻亦甚褻貼未可從之歟

第四章○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卽震坎艮一陽二陰異離兌一陰二陽是也朱子釋陽卦奇陰卦耦曰凡陽卦皆五畫陰卦皆四畫此以四五爲陰陽之數而言也一說則以爲震坎艮皆一奇同出于乾之奇故陰雖多而謂之陽卦異離兌皆一耦同出于坤之耦

故陽雖多而謂之陰卦此說似有理致可以補本義之所不言歟

第五章○窮神知化是極層地位其氣象意思可得以形容歟窮神之神與上文入神之神同歟異歟上文精義利用分言知行而至此則神化是行窮知是知歟精義利用當用工夫而窮神知化着不得工夫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此是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境界歟前章神而化之卽黃帝堯舜之窮神知化之事歟西銘以窮神知化爲繼述惟踐形之聖人爲能而中人以下不能與焉歟

天下之事知幾何限而此獨於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言之何歟舉交際一事以見其他歟幾者動之一事如周子所云幾善惡之幾則此言知幾似以念慮初萌處省察爲言其下見幾而作又以出處去就言之者何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以見微知彰見柔知剛看而朱子做作四件事何說爲長歟

第六章○乾坤其易之門解之者有二說一說曰六十四卦皆從此生出故謂之門一說曰闔戶爲坤闔戶爲乾故謂之門何說爲得歟本義是主何說歟若曰兼兩說而以一包二則是主生出之說而包闔闢

之義歟抑主闔闢之說而包生出之義歟

微顯闡幽之義顯是事爲之著幽是理數之深民可使由之則顯者必微之何歟顯而不微則其弊爲何幽而不闡則其害爲何微顯闡幽似是二事而朱子作一事說何歟

第七章○作易者其有憂患指文王拘羑里而言也以文王之盛德其蒙大難也必樂天知命而不憂矣夫子何以知其有憂患歟以卦名之有蹇坎明夷等卦而知之歟以下文所謂九卦爲處患難之道而知之歟且九卦爲修德之具則聖人何待於遇患難而

始修德乎九卦中惟困卦爲患難之卦其他八卦孰非可用於平時者歟若以處患難之道而言則九卦外一卦添不得九卦內一卦減不得歟
巽以行權則巽一卦是行權之卦而其他八卦皆是常經歟抑諸卦亦各有經權歟巽是順理之謂當言於守經而必言於行權何歟

第八章○易之爲書也不可遠本義曰遠忘也遠者親近之反疎而遠之也疎遠則忘之矣夫六經如耒耜陶冶不可闕一夫子雖於韋編三絕而所雅言則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則羣經之書孰非不可疎遠者

而獨於易言之者何歟易之爲書理義至微奧象數極紛雜比羣經最難曉解人易厭看故曰不可遠是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之意也歟

既有典常旣字似非旣已之意旣字當作終之意對上句初字言初是始也蓋言易之固不可爲典要而出入以度始而由其辭以揆則可循可蹈故終是有典常也旣盡也如無窮言無旣是也旣字作終字義看於上下文勢豈不緊着歟未知如何

第九章○六爻相雜是剛柔雜居也或謂之六位或謂之六虛或謂之六畫或謂之六爻果有先後異同

之可言歟惟其時物以乾卦言之則是物也潛見飛躍時也六爻變動而時成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然則中庸所謂君子之時中時措之宜皆當於易之六爻上取之歟

其柔危其剛勝耶論說不一潘氏專屬之五胡雲峰專屬之三茲二說者孰爲優長歟本義則并屬三五宜不容他說歟

第十章○三才之才以理言歟以氣言歟此才字便是良能之能歟兩之之字似有力非虛字夫天道之兼陰陽地道之兼剛柔人道之兼仁義是兩也兩

在故不測是自然之理而今日兩之則似涉安排得無是嫌歟易雖是造化之理而畫卦是聖人之所作爲也故用之字歟

第十一章○百物不廢朱子謂易之書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來氏以爲廢字是傾字承上句易者使傾而言易之道使天下百事無有慢易而至於傾廢此說較有味未知如何

第十二章○健順與簡易有性情體用之分歟易繫自首章屢言乾坤之簡易而至此始於簡易上加恒字何意歟恒是常久之意恒易恒簡是天地貞觀之

意歟易而不能常久簡而不能常久則無以知險阻也故於此必言恒也歟

六辭之不同無以知險阻也此本立卦爻之辭而推之於聽言觀人之道則可而本義曰卦爻之辭亦如是也亦字之義以聽言觀人為主而以卦爻之辭爲賓得非換說歟

儀禮劄畧

士冠禮○筮于廟門註廟謂禰廟按古禮官師一廟官師卽中士下士也筮冠日只舉禰廟則是中士下士之冠禮也士冠禮不從上士而言之者何也

緇布冠註緇布冠無笄按古者緇布冠無笄以有缺項也家禮以骨爲笄始於何時歟

缺項註缺讀爲頰膝薛名齒爲頰齒是何物歟

冠初加用緇布冠訖廢之以非時王之制此以爲士者而言庶人則常着之小註以詩都人士臺笠緇撮爲證甚明

白屨以魁柎之註魁蜃蛤柎注也疏曰以魁蛤灰柎之取其白耳聖人制物之巧類如此

士婚禮○鄭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疏曰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商量卽商量漏刻之形而定之云耶士

近齋集 卷二十六
婚禮請期註陽唱陰和期日宜自夫家來也按古禮自夫家卜日告之實出夫唱婦隨之義而今俗必自女家擇日送夫家甚非禮意且失遠嫌之義凡事節節違於古如此有君子者宜正之

女次純衣纁衽立于房中南面註次首飾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小註云副之言覆覆首以爲飾若今步繇編編列髮爲之若今假髻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禮衣者服編衣緣衣者服次其副惟祭祀服之按此則婦人首飾古有副編次三件而副則最上故於祭祀服之今士妻婚

禮攝盛不用副而用次者次是士妻助祭衣禮衣時所用首飾以此觀之非命婦則不得用副可知也女從者畢袵玄註袵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也按古者婦人衣服不殊裳蓋象專一之義而今俗婦女衣裳爲異色非禮也

婦夙興沐浴纁笄宵衣以俟見疏不着純衣纁衽者今已成婚之後不可使服故退從此服也按此是見舅姑時而改用宵衣不用攝盛之服豈以見舅姑猶未如成婚之爲重耶可疑

婦不餽舅餘易醬疏謂易醬者舅尊故也註不餽舅

餘以舅尊嫌相褻按婦不餽舅餘亦以男女之別而註疏只以尊卑爲言似未足

請期三族之不虞註三族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按據此則今俗之期年行婚大悖於禮矣士相見禮○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疏凡君食臣有侍食之時惟子不侍食是以文王世子云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是太子不侍食也按臣有侍食而子不侍食何也

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註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小註鄭以推手小下之爲土揖平推手爲時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周禮司儀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按土揖是地揖下向地也天揖上向天也惟時揖之義未詳

朱子大全劄畧

白鹿洞賦水汨瀦而循除韓愈藍田丞廳壁記水瀦瀦循除鳴先生引用此語而劄疑只釋除階也而不言其出處恐似未備

鹿洞賦亂曰山木萃尊枝相樛兮萃尊見白居易養竹記而魏都賦嘉穎離合以尊尊只是尊字出處而

劉疑不引養竹記引魏都賦何也

九日○細思萬石亭前事劉疑曰萬石亭疑卽故鄉所遊處愚意柳文有萬石亭或是其地或亭名同耶當更詳之

與諸同寮謁奠此山過白巖小憩盼蠻理潛通盼蠻出子虛賦又見蜀道賦劉疑皆引之而益州夫子廟碑亦有曰休徵盼蠻不召而自來恐當添書

伏讀趙清獻公瑞巖留題時清諫疏空遺藁劉疑曰韓詩時清諫疏尤宜罕韓詩本出杜詩杜詩曰時清諫疏罕不引杜而引韓何也

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我從銅川來劉疑銅川當考銅川卽王氏世居之地見文中子

再答擇之○雪未消時草已生劉疑以退溪答高峰書雪未消草已生之戒爲失照勘蓋退溪看作禁戒之辭以草爲人欲之喻而尤庵以爲若作禁戒之辭則與上妙敬之義不相應以雪比人欲以草比天理謂窮陰之底陽氣已生之意愚謂退溪說恐是此句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意朱子嘗引香山詩而用之於與人書矣草常爲人欲之比此詩豈獨不然雪未消云者蓋謂一分人欲未消時萌芽動也上

近齋集 卷二十六
言妙敬無窮之意實懼夫如此何謂不相應乎
經筵講義誠意章臣某曰閒居獨坐也厭然消沮閉
藏之貌小人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
則自欺之甚也云云劄疑按章句或問及語類則皆
以爲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之故陷於閒居
爲不善之地而此則以閒居爲不善爲自欺豈初晚
之見有異耶語類李敬子答第二說第三說與章句
不合而今云語類皆以爲者豈偶失照管耶講義此
一欵恐似非定論以謹按中小人之自欺觀之則尤
可見分君子小人兩自欺又與章句不合

近齋集卷之二十六

